



到

在没有惯例的现场，说出即是照亮

江尾海头去

李新勇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到江尾海头去

李新勇 著

跟蒲公英一样,我们都是故乡的孩子;与草木无异,我们都是大地的舞者。为了理想,我们四处闯荡,在或远或近的路途上让生命灿烂葳蕤地绽放。岁月流逝,留在心底的是一帧帧风景,变成文字,就是用文字还原的美好时光。

去读,敞亮本真。这是一部有温度的书,慰藉所有对远方报以期许和远离故土的心灵。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到江尾海头去 / 李新勇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215-2

I. ①到…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2342 号

书 名 到江尾海头去

著 者 李新勇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1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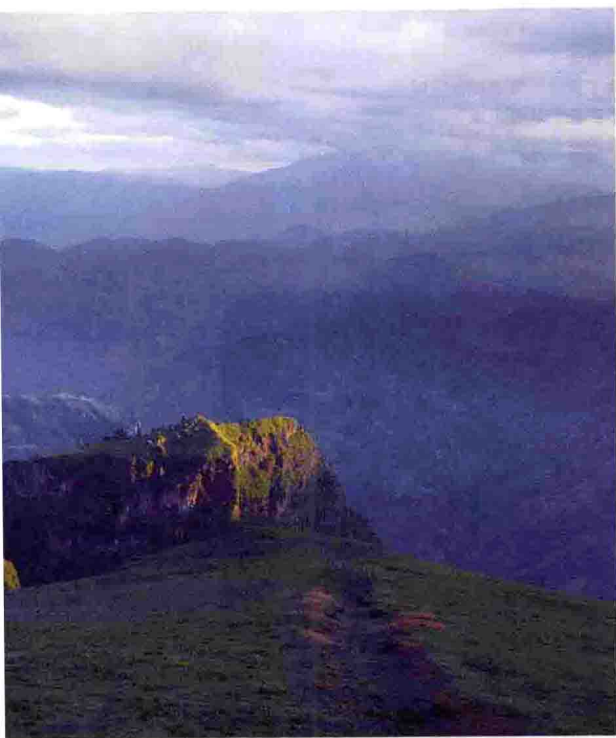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215-2

定 价 3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车应华 / 摄



李新勇，笔名李唐诵。
1971 年生于四川西昌市，
1995 年后居江苏启东。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就学于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作品见于《长城》《飞天》《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发表小说、散文 300 余万字，入多种选刊和年度作品选。

出版小说集《丽日红尘》《风月》《某年某月某一天》、散文集《穿草鞋的风》《余棉有韵》等。这是作者的第 9 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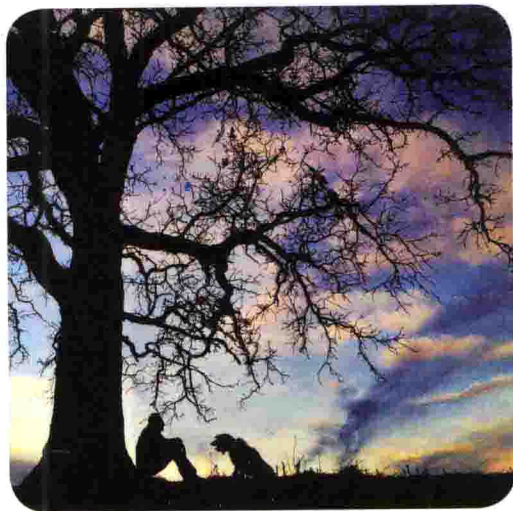
从事过教师、机关文秘等工作，现为启东市文联驻会副主席、市文广新局党委委员，南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启东市作家协会主席。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流浪

还有还有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

——三 毛



目录

楔子

001

幕布就此拉开,那段无法更改的光阴就这样开始了。

来路

004

每个人都是有明确来路的,我也不例外。

远方

037

从此以后,故乡一切远了,远在八千里外;却又近了,近在夜夜枕边。

深浅

048

与生俱来的巴蜀文化与二十四岁之后接受的江海文化相互碰撞、摩擦、融合的结果,于我和我的文学,都是不小的滋养。

春天

069

表面上看,人跟人最大的距离莫过于心与心之间;事实上,更大的距离,来自于文化。

结庐

085

她怀念的是她的小桃树,我们怀念的是那段岁月,一丝空气散失在风中的岁月。

安静

102

像生活在深井里,我们的生活是那样安静,安静得让人战栗;整个社会也像一口深井,不同阶层的人占据了井的不同位置

诞生

142

爱,有时很复杂,有时又很简单。

目 录

化蝶

162

送走这个班的学生，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心空落落的。我爱这些学生，就像爱自己的孩子。

冷暖

187

若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只要不违法乱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可心的。因为过程足够美好。

芳菲

207

这群远走故乡的孩子，像蒲公英那样，在一片适宜的土地上，分枝散叶，蓬勃生长。

失散

223

人生往往就这样，从一种失散，走向另一种失散。也许谁都逃不出这个法则。

行远

237

我们弟兄四个各自成家，我已人到中年，在他们面前，我们永远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永远的牵挂。我是故乡的过客，是父母一粒柔软的眼泪。

新土

259

复杂的文化品格，使这片土地显得既年轻，又不失深厚的文化底蕴。

后记

293

光阴如玉，在没有惯例的现场，说出即是照亮。

楔子

1995年大学毕业前几个月,利用夜自修时间,我顶着硕大的脑袋,经常晃荡在中文系那间陈设简陋的办公室。

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比半张单人床单略大的中国地图。

我把拇指摁在成都头上,以拇指和中指张开的距离为半径,画圆。

数次比画之后,我做出一个决定:“把自己交给圆圈之外的任何地方!”这是我的谋职理想。

全校除了图书馆,如此辽阔的壁挂式地图,只有中文系办公室才有。一拃是虚指长度,我心里实实在在想的是:出去走走。一个人,青年时期若不出去走走,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世界是什么样子根本不知道,转瞬终老故乡,实在对不起这一生对远方的期望和想象,有负于血液里奔腾不息的理想。远方,是个多么诱人的词语。

人只有那么一辈子，不可能有第二次。错过了，也许就没机会了。

中文系办公室我去了多少次？七次还是八次？忘了，反正我那硕大的脑袋经常把中文系那间本来就不宽敞的办公室搞得愈发逼仄。可见，我对去远方走走这件事情是慎重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无法预见将到哪个地方。这并不影响我做出的决定，人生就这一锤子买卖，远方，我去定了。作出这个决定那晚，离开中文系办公室，合上门，五月的夜风暖意渐起，路灯下翻飞着各种小昆虫，无比快乐祥和，远处有蛙鸣隐隐，夜空浅墨深蓝，千姿百态的星星亮得扎眼。远方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与我休戚相关的诱人的期待，一个很快就能实现的向往。

做出这决定后不久，西藏、温州和江苏启东，三地教育部门派员到我们学校挑选优秀毕业生，方式是面试。

那时候，宜宾师专（现宜宾学院）因学术研究、教学管理和学生社会实践等工作成绩显著，在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小有名气。每年前来选拔优秀毕业生的单位不少。

我参加的这三个地方的面试都严格得接近残酷，每个地方均在近百参与面试的毕业生中挑一二十个。幸运的是，三个地方的面试我都通过了。最终我选择了江苏启东。之所以选择启东，是因站在中文系办公室那张地图前面，我发现宜宾乃万里长江的起始之地，启东是万里长江结束的地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一去，“君”即是我，“我”却是故土的亲人、师友和同窗。这其中深藏着无数难以言传的情愫，这诗句蕴含着多么美妙动人的意境啊！这是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诗。

与我一同前往的，还有同校不同系科的十四个同学。那一年，宜

宾师专共有十五名毕业生通过选拔前往启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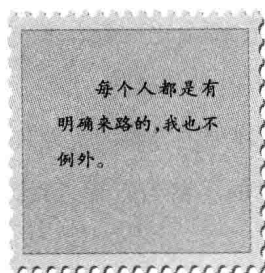
四川任何地方距离启东都足够远,以 1995 年普通人能够承受的交通方式,轮船加汽车需要九天,火车加汽车需要五天,飞机加汽车需要两天半,徒步……没听说谁愿这么干,可能从古至今没人尝试过。这距离,确实够远了。

在离故乡足够远的地方,不管你情愿不情愿,都会比一般人多一些人生际遇,多获得一些文化上和精神上的、互补性的滋养。

那么远的路程,足以让人忘却前尘往事,稀释刻进骨髓的忧愁哀伤,还会发生无数预想不到的生活际遇。人生的丰富与有趣,恰恰在这无数“预想不到”之中。

幕布就此拉开,那段无法更改的光阴就这样开始了。

来 路



1

除非一辈子终老于出生地,但凡出过远门的人,都有不止一个够得上被称为“故乡”的地方。读书、学艺、打工、立业、逃荒、要饭……每到一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对那里产生了感情,都可把那地方称为“故乡”。于是,就有了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第N故乡。

无论有多少地方能被你称为“故乡”,那个被称为“老家”的地方却只有一个。那个叫“老家”的故乡一般被人称为胞衣之地,也称为“血地”,意思是母亲为把我们生下来,在这里流过血的土地。这块土地,因为母亲和母亲的血,而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圣地。一辈子走得再远,永难忘的,就是这个地方。

在四川西南，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结合部，有一片神奇的山区。跟全国大多数东西走向的山脉和水系不同，这里的山脉与河流呈南北走势。那山叫横断山。我一直在想，上帝在造这块地方的时候，多半有楚楚动人的女神打他面前经过，弄得上帝心情巨爽，来了兴致。遗憾有要务在身，不便上前献殷勤，鼓绽的表现欲最终集中到两只手上。于是，这片山脉与河流遭到了剁乱刀肉般的狂砍。横断山就成了今天这样子——这山梁与那山梁，看上去似乎一脉相承，事实上，两匹山梁之间有一道或几道甚至十几道十几米宽的“切口”。“切口”两边，悬崖百丈，只有风吹得上去，只有野草和山树勉强能长上去。

在横断山区大大小小的沟涧溪河中，安宁河排在老大位置。它是雅砻江的支流，雅砻江又是金沙江的支流，金沙江则是长江上游。安宁河全长 300 多公里，大多数河段在横断山的崇山峻岭中迂回婉转，仅在屈指可数的地段冲出几百米到几公里宽的河谷坝子。河谷坝子上，棋子似的，散落着一个一个村庄。

由无数山泉汇聚而成的安宁河，河水清冽甘甜。在从前，水中鱼虾多得用木棍搅上几棍子，就有鱼虾漂上来。

从西昌城向南走三十公里，有一个由刘、李、张三大姓组成的古地名叫河嘴（又名大中坝）的村庄。这个村庄于 1971 年立秋那天，迎来了我第一声敞亮而无所顾忌的啼哭。

从地图上看，我们的村庄位于安宁河的腰眼儿上，河谷坝子的宽度不超过三公里。两列南北走向的大山，把河谷坝子夹在中间。成昆铁路和成昆公路（108 国道）打东山脚下经过。火车拉响汽笛，山谷间便有绵长舒缓的鸣叫回荡。被当地人称为“老南风”的

河谷风，跟安宁河谷像一对形影不离的夫妻，终年不息，为河谷坝子带来春的雨水、夏的芒种、秋的霜降、冬的大寒。河谷坝子是二十四节气的调色板。初秋，是波斯地毯般铺张华贵的金色稻田；夏天，是碧绿如洗、不染纤尘的水稻、玉米、花生、大豆、甘蔗；更不必说春天，大胆泼辣、铺天盖地的油菜花，尽情展示土地的大气、雄浑和丰满；还有那冬天，一束温暖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山梁上，旺盛的苦荞花恍若情人的蜜语，颜色绯红，清新淡雅，为河谷擦上一抹淡淡的清香。

西昌跟香格里拉大致在同一纬度上，香格里拉拥有的美丽，西昌一样不缺。安宁河谷却比香格里拉开发得早，早了好几千年。从今天考古发掘的先秦古铸币遗址和安宁河神秘大石墓（每块墓碑重达二三十吨）等遗迹看，遥远的中央集权，早就在这里设置了官府吏治。可是，这里却有无数次文明断裂，前无缘由，后无交代，活生生突然中断了。后人敲破脑袋，掘地九尺，秉烛考证，到目前，尚未把这些破碎的文明有机地连缀起来。比如先秦铸币遗址，何时兴起，何时终了，史书上找不到相应的文字记载；安宁河神秘大石墓，更是片语皆无。

在安宁河谷的坝子上，几乎不存在原住民。最近一次文明断裂发生在明末清初。一支著名的流寇打此经过，八大王为扩军和保密，凡能走路的男丁，尽皆入伍；凡不能随军的，待大军开拔出数百里，被其断后部队，无论男女老幼，通通杀光。据说把肉腌了，送到前方充军粮。以至清初，朝廷不得不下令从湖广等地征丁入川，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安宁河李氏家谱记载非常清楚，河嘴李氏，根源在湖北省黄州府



梁恩洪 / 摄

麻城孝感一个叫犁铧尖的村庄。如今麻城和孝感分别设市,犁铧尖村到底在哪里,已无可考。李氏祖宗先迁四川简阳下马滩,再迁四川名山若水(青衣江畔),最终落脚到四川西昌安宁河畔这个叫河嘴的地方。河嘴之名,估计并非原有,而是我的祖宗落脚此地后,才替这片土地命名的。

那时候,安宁河谷的移民都是地主。种子由政府提供。只要肯花力气,所垦之地,皆归其家所有,政府免除多年赋税。

那是一段充满想象和希望的岁月。迁徙的悲伤和痛苦,很快在一茬一茬的丰收中,被稀释得如同风中的一口旱烟,转眼就找不到了。

到我出生的时候,像我们那个人丁还算兴旺的生产队,人均还拥有水稻田三亩、旱地一亩。在这片土地上,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划成

“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实在冤枉到家。在这片土地上,能够成为地主富农的都是最舍得花力气、花心思、懂经营、善管理的人。他们不去开垦,那些土地就只能荒在那里。这些地主富农没有不亲自干活的,他们起得比长工早,睡得比长工晚。当然,那时候,连长工家里都有几亩地。只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才可能饿饭。这些人有专门的称谓,叫“叫花子”。安宁河谷的叫花子是不会被饿死的,也不会外出讨饭。他们成群结伙今天上这地主家,明天上那富农家,家家都不会让他们空着肚皮走。走的时候,主人家还舍不得送他们些钱米布匹。“吃大户”这词儿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们群居在东山脚下一个有名的大溶洞里,那溶洞的名字叫“叫花洞”。只要不犯法,他们一样结婚生子,活得逍遥自在。那“叫花洞”我没见过。我出生前一年,成昆铁路修到那地方,路基从上面经过,让铁道兵给炸掉了。

1953年前后,安宁河谷枪毙了一批地主,我们那个小村庄枪毙了两个。主持枪毙的,是当年“叫花洞”里的人;动手的,也是“叫花洞”里的。“叫花洞”里的人即使从来没有人怠慢过他们,他们也自觉低人一等。这感觉像酒窖里的高粱谷麦,经过长久发酵,一旦有了契机,便会酝酿成复仇式的掠夺,从而产生“扯平了”的快感。这种变异的爆发力是惊人的。据我爷爷奶奶描述,他们把地主五花大绑,捆扎得喘气都困难。胸前挂一大牌子,牌子上倒躺着地主的名字,黑色,名字之上加一个红色大叉。那木牌子少说有十斤重。他们在牌子上钻两个眼儿,用细麻绳穿了,挂到地主脖子上。城市和集镇上的地主游街,乡村的地主游乡村。被捆扎得像粽子的地主,艰难地走在前面,后面一个“叫花子”,牵牲口那样牵着细麻

绳,手持一面铜锣,不时“哐——”地敲上一记。地主两边,各有一个“叫花洞”出来的好汉负责押解,两人手中各持一根棍子。那棍子的责任是,轮番落到地主身上。两个地主,都是乐善好施的人,读过书,知书达理,喜做善事,修桥铺路,照顾鳏寡,兼做邻里矛盾的调解员、乡党械斗的谈判代表。可以这样评价他们,他们是农耕生产的组织者,是乡村绅士社会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一般人,连围观都不忍心。“叫花洞”里出来的好汉却像过节似的,浩浩荡荡地排在地主身后。锣声响起或者棍子落下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嗷嗷直叫,吹口哨,打哨子,活蹦乱跳。我们那个村押解地主的“叫花洞”好汉,其中一个的棍子末梢有钩子,类似于钉子。他喜欢像敲木鱼那样,不时让自己的棍子坚硬地在地主的光头上发出脆响。那地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每敲一下,就会传出一声短促的饱经沧桑的绝望的叫声。那叫声类似于咬一只包满馅儿的饺子,轻,而且浅,但绝望、迷惘。好汉觉得不够过瘾,因此越发敲得重了。地主头上到处是血眼子。终于,棍子上的钩子敲破了头上的动脉,一股筷子粗的血柱呼啦一下冲出来,天空中立即长出一棵一丈多高的血树,有树干,有枝杈和树叶。鲜血在空中飞到极限,变成一点点一瓣瓣血花、花瓣雨般纷纷落下,落到插一根扁担都能抽青的沃土上,发出一片类似于铜钱散落到地上的细碎的叹息。他是我们那个小村庄唯一没有轮上吃枪子儿就倒地气绝的地主。那好汉因省下一颗子弹,得了二两肥嘟嘟的猪肉做奖励。

我家开垦的土地从我家房前一直铺到西山脚下。定成分的时候,我爷爷奶奶被评为“富农”。轮不上枪子儿,折腾的内容十本书写不完,办学习班、关禁闭、游街、批斗……我爷爷是读书人,年轻